

sg008

編號: sg008

日期: 1998-12-15

類別: 文學

時間: 1938, 1940, 1941, 1942

地點: 臺灣

主題: 文學

摘要: 關於臺灣文學的歷史與發展

標籤: 臺灣文學, 文學史, AB, BC, RA, MU)

本文件收錄了1938年至1942年間臺灣文學發展的相關資料。內容涵蓋了戰時文壇的運作、作家的創作情況以及文學評論的脈絡。特別關注了1940年及1941年這一關鍵時期，以及1943年12月發生的重要事件。文件編號為40。

分類與標記

分類: 1932, K51

此部分詳細列出了作品的編目信息，包括作者、標題、出版年份等，並按照一定的分類體系進行了整理。

相關文獻

本部分列出了與本研究相關的參考文獻，包括學術論文、專著以及相關的文學作品，以支持研究的深入進行。

附錄

本文件附錄了1938年及1940年與臺灣文學發展相關的重要文獻。特別是1940年關於文學政策的相關文件，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。

控诉日本细菌战的滔天罪行

我叫张礼忠，1932年生，细菌战受害者。住湖南常德市朗州路金色晓岛K51房。

从我记事起，就清楚的记得，我家是有十三口人的大家庭，有祖父、祖母、父亲、母亲、大哥和我，三个弟弟，还有奶妈、丫头及两个学徒。当时我家常德最繁华地段大庆街，父亲开设张文化刻字店，因他一生勤劳能干，对新工艺（橡皮图章）有独特专长，所以，生意兴隆，有所积蓄，就在店铺后面新造一栋砖木楼房，有二百五十多平方米，又在大西门内买了一栋一百五十平方米木板楼房，一家人过着和平幸福美满的生活。

对日本帝国主义、我恨之入骨

我六岁时，就在大云山塔首义小学读书，上课时老师就讲日本已侵入中国，大街上常见到演讲宣传：要打日本，要大家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……那时，我也把竹筒里积蓄的铜钱全部拿出捐献打日本，从小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仇恨日本军国主义的种子。

日本侵略者，对常德长期的多年狂轰乱炸，又对常德大劫，烧杀强奸，无恶不作，给中国同胞造成巨大灾难，给常德人民带来巨大痛苦。我家也不例外，五年多来，我家先后被害死八口人，其中四人死于鼠疫，四处房屋共六百多平米被日军烧毁，最后只剩母子三人，带着仇恨，伤痕，沿途乞讨，在船上五年中过着牛马般的生活，真是悲惨万分。

日机投弹 杀害平民

1938年冬日，日军飞机轰炸常德飞机场，下午十多具尸体摆放在下南门的汉寿街，我亲眼目睹了那悲惨的场面。此后常德就过着不安宁的生活，当时我们小孩经常唱首儿歌：“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飞机拉粑粑（扔炸弹）”。1940年阴历五月初七、初八，日军飞机丢了燃烧弹，我们家的木板楼房和店房全烧光。后来，我父亲在常德街修造了一栋有一百五十平米的木板小楼房，营业和住家。常德城有八万人口，长期受到日军的狂轰乱炸之中，天天警报响，时时躲飞机。1941年秋，一天清晨，警报刚响，日本飞机就临空了，城里人一时无法跑去城，我和父亲往屋后空坪的防空洞（防空洞非常简单，几根烧黑的木头上面堆点瓦渣土块），一颗炸弹飞到长沙毛笔店爆炸，老板昨晚刚从长沙回来就被炸

死。当时我的小腿也被弹片炸伤，流血，我几乎被吓破了胆，拔腿就跑，跑进后门，再冲去大街，边跑边哭，跑到城外七八里地的阴阳桥，见到祖母、母亲等人又大哭一场。母亲在我伤口放丝烟了。下午解除警报后同母亲回城时，看到墙上沾有人血人肉，电线上挂有人的肠子、手、脚等，街上到处都是残缺的尸体，防空洞内外死了不少人，可怕极了。我腿上的伤口及腿下脚都感染化脓，臭不可闻，直到1950年才好。

他们死于日军的细菌战。父母生我们兄弟五人，即国彦、国珍、国保、国民、国威。父母给我们多次讲过，日本飞机向地下丢的毒物、饼干、糖果、钢笔等不要看，不准捡，身上有跳蚤要马上捉住烧死。还讲，死了人要火葬，除肚婆子(厚妇)不烧，其他人都要火葬。如果发现把死人埋了，也要挖出来火烧。要罚钱，还要^再担木柴。我同一些小朋友到大西门外郊的火葬炉烧死尸，很害怕。

我家丫头张国华(毛妹子)，十七岁，在1942年4月的一天上午，她带着四弟、五弟到外面去玩，回家后祖母发现三人都发高烧，母亲立急请来郎中(医生)看病，父母多次问是么病？郎中讲，三人病情一样，是鼠疫高烧，脖子肿大，腹股沟肿大，妹子病重些，可能会先走。我爸赶紧俩徒弟王新航、罗弄山租一小船，把毛妹子送回农村娘家，第二天便死了。两个弟弟下午高烧更加利害，到晚上脖子、腹股沟发紫，发紫，在半晚开始抽筋了，最后先后走了。一家人只能偷偷的撕心裂肺的痛不停，特别是奶奶用毛巾捂着嘴，哭，口中的血都逼出来了，生怕哭声被保长、甲长知道。那时罗山巷口有警察日夜站岗，担心警察挖去火葬，一家人只能小声痛哭一通宵。两个活泼乱跳可爱的宝贝，一个五岁，一个三岁就这样突然被日本强盗毒杀了，这仇恨永远记在我家心中。清晨，我爸把两兄弟用箩筐一头一个放着，伪装睡觉的样，上面盖衣服，随着早晨跑警报的人群，爸爸挑着，我跟着去了小西门城外，走到校场坪南边荒地里，罗弄山用床单包的木匣子也送到了，师徒两将弟弟放进木匣时，见两兄弟脸色都变乌黑色了。埋葬时也不敢放声大哭，怕被人知道，真是撕心裂肺呀。我亲眼目睹这一惨景。

思念亲人，悲愤而亡。祖母刘三姐，一生勤劳，眼见独生子把家业建立这样好，心里总是美滋滋，乐淘淘的。转眼间，房子被烧，又突然死了三个人，怎么受得了呢？奶奶整天喊着两个可爱的小孙子，哭得非常伤心，身体一天天消瘦，由于伤心过度，于1942年初秋病故。

爷爷张友元，一生务农，长期住在韩公渡，哥哥、弟弟和我三人为了逃避飞机轰炸，有时住在爷爷一起。他见城里楼房被烧，又连续死了四人，尤其是老伴去世，心情极其悲伤。当时韩公渡牛牯坡亲戚死亡吊他

表时志染鼠疫于1942年9月染鼠疫痛身亡。

女保姆严妈,约40岁她先后给国民国成喂奶,后给家人做饭。1943年12月时日军进攻常德前,常德百姓疏散,我家在城外避难屋住,父亲和她一同疏散逃走,她讲:我无家可归,再三乞求留下看屋,父亲只好同意她留下,就给她一头猪十来支鸡,三斗多菜地蔬菜等,约半个月左右,日军败逃了,我们回来,见房屋被破坏,室内家具被烧,严妈死在外面土洞外边,赤身露体,并已腐烂,身上还有刀伤,这是被日军强盗奸杀的,我家又一人员被日军杀害。

父亲张金辉,有独特的雕刻艺术,在常德开设张文化刻字店,先后带有五个徒弟,常年有两个帮工刻字,在常德地区唯有他才能压制橡皮章,所以生意兴隆,人财两旺,日寇的侵略,使得家庭遭到特别重大打击,两年之中死了六口人,屋房屋四处约5-600多平米被烧光,一时无处安生度日,父亲一生辛劳化为乌有,这种对日本鬼子仇恨不共戴天,精神打击太大太深,因此得病,多次反复,医疗无效,在难途中旧病复发,于1944年秋死亡,时年仅四十三岁。

哥哥张国彦,因日机轰炸^逃读不多,13岁就跟父亲学刻字,学压制橡皮章,爸爸去世他仅15岁,刻字技术不凉,怎能担一家四口的生活呢?为了活命,母亲被逼不得不带着我和三弟到远房表叔船上糊口饭吃,到处流浪五年,大哥因孤身一人,无人照料,病死他乡,时19岁。^{1948年}

以前,我家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,充满了愉快欢乐,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,把我弄得家破人亡,我们母子三人成为无依无靠,到处流浪五年的人,我原来是一个爱说爱笑的少年,也变得沉默寡言了,几十年的痛苦埋在心底里,不愿说,也不想说,因为,一提往事就会引发我无比的仇恨和痛苦。

目前,日本右倾势力妄图复活,不承认侵华历史,不承认细菌战,我无比愤怒,我家遭受的残害,就是铁的事实,日本政府只有承认历史,早日向中国受害人民谢罪赔偿,才是正确之路。

控诉人 张礼忠(国珍)

1998年12月15日

